

目 录

· 人 物 述 林 ·

- 李公度事略……………朱真俊（1）
- 唯有山中兰与竹 经春历夏又秋冬
——纪念李润苍副教授逝世三周年……………刘章霖（9）
- 壮志凌云 视死如归
——邓俊烈士二、三事……………徐伯荣（16）
- 最后的抉择
——记起义将领陈春霖…徐树墉 杨交朴 张华峰（26）
- 从封建帮会头子到革命志士
——张维丰的一生……………张东之 杨交朴（36）
- 资阳三贤……………王洪林（44）
- 江痛才子与资阳《苍弘血》……………温余波 玉德润（58）
- 杨芳毓（吉辉）先生年谱……………徐树墉（81）

· 事 迹 述 得 ·

- 资阳义和团运动纪事……………张焜燊（75）

· 建置探源 ·

资阳建置沿革·····王永人(80)

· 史林遗踪 ·

曾德威在万县·····何朝俊(87)

赵熙资阳游·····张述明(94)

回忆陈春霖竞选国大代表的一个片断·····杨汝猷(98)

拳拳赤子心 殷殷爱民情

——清知县杨周冕扶闾·····江万泉(101)

· 海峡两岸 ·

天涯赤子忆故知·····公羊(107)

战时中国国力之检讨·····汪剑魂(127)

打菩萨记

——忆寿民公学成立前的一次壮举·····杨叔臣(133)

· 文物古迹 ·

张圣奘与资阳人化石·····王洪林(139)

资阳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发掘经过·····裴文中(143)

四川资阳人类头骨化石的研究结论·····吴汝康(145)

· 诗词翰墨 ·

七绝(四首)·····严正栢(148)

七绝(四首)·····陈春霖(149)

七律(一首)·····罗明萱(150)

词(一首).....	郭永江(150)
词(一首).....	杨健侯(151)
词(一首).....	刘建康(151)
【史实考证】	
资阳农民抗丁真相.....	(152)

◁纪念资阳解放四十周年史料选登▷

八千里路云和月	
——挺进西南解放内江纪略 王保清供稿 徐树墉整理	(154)
忆迎接资阳解放的《资阳新报》.....	朱正渊 蒋诚正(169)
陡岩山剿匪记.....	王 祥(173)
资阳县反动会道门一瞥.....	韩 俊 蒋中菁(185)
资阳解放前夕地方派系斗争述要.....	曹怀德(195)

【封二】徐世昌手迹

李公度事略

朱 真 俊

李公度（一八七七——一九三四）名大钧，资阳县大佛寺人。祖籍陇西，徙湖北麻城孝感乡，清初入川。父李仕海，字魁麟，母孙氏，自流井望族之女。弟兄八人，行四。妻陈氏，一八九九年生女廷庄，字曼珠。公度婚后游学日本时，受房东赏识，以其女真奈兰卿妻之，生子廷尧、廷舜，女廷华。

李公者，余之叔外祖也，幼家贫，租种庙产维生。母治家勤劳严谨，以耕读为本，其子已身居高位，仍率全家妇女洒扫自炊，纺棉织布，衣帽鞋袜均自为之。一九一四年次子大荣赴蓉求官，因衣土布服，司閤者不予通报，争喧声闻主人，乃被延入。八子大临求学于同济大学，仍穿布衣。简朴家风有如此者。

初，塾师李采宾，乡之宿儒，能识人。公入其门，多思善辨有独见，好作翻案文章。师奇其才，谓必成大器。年十二应县试，马知事嘉其志，邀与共餐，劝勉有加。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九月赴蓉乡试，中举人，乡人惊

曰，此茅庐出公卿矣！一九〇四年春，赴京应试未中，表兄孙澍南赠白银五十两，劝游学东瀛。其后学费无继，长兄为之请会，得制钱一千吊。余儿时于外祖家，犹见宴客还会也。叔外祖就学于早稻田大学，勤奋攻读，为同辈所敬重。有知其贫者，亦稍助之。公少学修齐治平，长习明治维新，博学多能，清廉有治才，先为熊希龄所赏识，后为刘湘所倚重。宣统时任奉天公主岭外交参事，署辽阳知州。时霍乱为患，因参与治救有功，受金质奖。一九一三年任热河政务厅长，摄理民政长。是时熊希龄任热河都统。熊任国务总理后，乃以公代都统。明年，任国务院秘书，继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一九一五年熊任全国石油矿督办，借派公入川调查石油矿藏，并准其返家探亲。一九一七年黄河泛滥，熊任河工督办，借其任北五省水灾处处长。翌年事毕，因功授二等大绶嘉禾章一枚。章为金质，需付工本费，卒未领取。仍回法制局任职。先是在奉天时，与韩国钧有旧，韩任江苏省长，曾聘其为顾问，为书翰交。徐世昌任国务卿及大总统时，对之亦甚亲厚，皆重公德识才学也。

一九二一年初，杨芳毓以乡谊荐公于刘湘，刘三次电请回川襄助，语多恳切。因法制局坚留，延至秋后乃回川。时湘降心图霸，日就军务，悉以政务委之。先后任川康善后督办公署、岷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部政务处长，政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刘任四川省长时，曾令其临时代省长职。当是时也，川局动荡，刘湘势力起伏未定，李公心坏济世，以军阀混战为非。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曾两度往返于北京重庆之间。刘湘一介武夫，知战而不识政，视公为治世之才，敬重而厚遇。

之，言必称公度先生；又以其耿直孤高，刘每遇疑难之事，皆委诸李公，而自处超然，使游刃有余。刘湘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任国民革命军军长后，其势力逐渐趋稳定，防区逐步扩大，公乃得稍展其才。为提高教学质量，在防区建立会考制度，设置法院，实行政法分治。费孟舆、孔葆滋等法界德才之士，皆公所选拔者也。

公为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先是，一九二八年川东籍教授沈懋德、吕子方、吴芳吉、彭用仪等议创大学于重庆，就商于社会贤达朱叔痴、汪云松、温少鹤、李奎安等。众议以为唯公可襄其成，能任其事，于是往余家巷造访。开办经费由朱等四人筹划，疏通刘湘及创立后之校务由公主其事。公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兼任重大副校长，主持招生，十月十二日，重大在菜园坝杨家花园正式开学。次年代理校长职务，筹经费办立案，选校址于沙坪坝，越三年竣工，迁新址上课。创办之初，困难殊多，非公之苦心经营，实难三月开学也。重大开学之初，仅有文理预科生两班四十五人，五十八年来已毕业二万三千余人，为泱泱工业学府矣。倡创者今唯彭用老健在，已八十八岁，盛赞公之为人，称其“博学多能，为人方正，有胆有识”。

一九三一年秋，公于重庆过街楼创办四川针灸医学讲习所，学员由防区各县选送，经费除一千元外，均系自筹。以针灸为主，兼习中医、西医、解剖、外科等课程。聘名医唐阳春等任教，午前实习治病，午后潜心教学。第一期男生百余，女生数十，半年毕业。公为毕业生题词：“医为仁术”，勉彼辈还乡为民解疾苦。一九三二年第二期学员毕业后，因经费无继而停办。时日籍妻真奈兰卿自北京来，为次女廷华

索嫁妆，公竟无以应。

公深知针灸乃中医之精华，一针一炷，勿药治病，利人便民，于此亦足见其爱民矣。其女曼殊遵父训习针灸，解民疾苦，一九三五年创博济医院于重庆德兴里，历时一载。一九五一年于杨家坪设爱群诊所，后并入联合医院。自办之医院、诊所，辄免费为患者服务，不辱父训。

李公厉行修身齐家，其修身也，廉洁自持，身居高位，不谋私利，薪俸而外无所求，创办重大不受每月二百元之舆马费，薪给虽高，而不事家产，终其生房无半间，地无一寸。亦因宾客盈门，家用浩繁，难以有蓄。公好饮，常以油炸辣椒，臭盐蛋佐酒，不以山珍海味为贵。延至民国覆灭，其长兄之子仍租种庙产为生。已修其身，乃齐其家，首重教育。公归国后，聘李来宾为家庭塾师，先母等从其学。其六弟就学于清室贵胄学校，七弟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八弟毕业于同济大学，八弟媳就读于资阳县女师。子廷尧毕业于清华大学，廷舜毕业于北京大学，女廷庄就读于北京培华女子学校，廷华毕业于燕京大学，其余后辈均学有专长，历三世越百载而无一纨绔子弟，皆公爱之有道，治家之硕果也。

公崇孝悌，遵师道，尚友谊，惠及护兵。一九一五年返里省亲，母年六十，来宾师云：“尔名已扬，宜显其亲，当为母寿”。遂迎双亲赴蓉，妻女随侍。六月十三日盛宴宾客，特制祝寿茶杯赠亲友，余少时犹见先母陪嫁之寿杯也。李公尊师以道，一九一五年省亲时，刚辞政事堂国务卿职之徐世昌（一九一八年任总统）为公手书联语一副拜赠来宾老师，联曰：

竹下弹棋惊睡鹤

窗间摹帖展来禽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三日奉书老师云：“唯民生疾苦尚不敢忘，庶几可副师教于万一。”来宾夫子不以其弟子显贵而有所求，终身为乡间塾师，盖有德之士必育有道之弟子也。李公推其师“有教无类”之心及于护兵，曾助潘文元由北京赴包头垦荒，务农为生。公任江苏省顾问时，勉护兵黄金鏞曰：“无事可习字。”黄遵囑习字，后来渝为录事，自食其力。又谓蒲琨如、陈世新曰：“当兵非终身之计，应习针灸以济民。”余一九三六年在渝犹见蒲陈二君温文尔雅，其后世新回乡以医为业而终其身。

李公尚友谊，报之有方。游学日本时，江安富家子李兰宾曾资助之。兰宾归国后家道中衰，依公为生。一日，北京来电索家用，公以银元一百囑其电汇，数日，京中再电催款，公顾之，兰宾曰：“用矣。”再与一百元，又为所用。北京三电催款，公又与百元仍囑其汇往。一日，公以银元一枚囑先父购信封信笺，得一大捆，公曰：“何其多！”答曰：“当如是。”曰：“昔兰宾所购何其寡？”然不以兰宾贪而仍礼遇之。公家中人尝言：“受人点滴之恩，当思涌泉以报。”此之谓欤！兰宾在日本游而不学，公虽尚友谊，而不以私害公，未予一官半职，可谓报之有方也。公仙逝后，兰宾贫困死。

二十年代末，李公迎长兄至重庆，刘湘聘为顾问，兄好“阴阳”之术，养宋某为其家寻墓地，数年无所获。宋与其徒众皆嗜酒，日必豪饮，公虽心非，而顺兄意，竟不置一词。一九三四年其兄病逝，而无墓地，暂厝小龙坎。越二

年，其母寿终，宋草率葬之于小龙坎山巔石岩上，人皆以为非。此余所亲见者。好“阴阳”者，死无葬身之地；敬爱其兄者，心非而顺之。迷耶？愚耶？

公知民疾苦，心怀济世。民国以来，窃国者为总统为司令，外结帝国以固势，内括民财以自肥，军阀割据，混战无宁日，军阀政客田连州县，平民百姓无以为生，蜀中犹甚。初，刘湘之师长辈执弟子名刺拜公为师，后有循私荐县长者，公云：“尔所荐者，识字不多，何能为一县之长？”而不理。于是或攻之于刘湘，或买通流氓以污物袭公坐轿。重庆修马路拆民房，市长拟以大洋十元购一平方丈计征，公以伤民不批，屡经催办，乃批为三十元作价，市长怨其厚民，告刘湘曰，此人不能用。一九三〇年，迎西藏大喇嘛多杰格西由北京来渝主持和平祈祷大会。李公之意不在佛，在乎恤民疾苦，为民祈和平也。用心良苦，而和平岂可求！方李公悉心办学之际，一九三二年刘湘酝酿与刘文辉争雄，知公恶混战，改以甘绩镛为政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而以二十一军军部参赞虚衔委公，至终其生。一九三三年，公辞重庆大学职务。刘湘虽曾信之任之，然所怀各异，终弗能用，此乃时代之悲剧也。公虽廉洁，然世风日下，非一人之力所能旋转者。方其在位，趋者若骛，选之拔之，任为县长局长。彼辈或互相勾结吹捧，阴为不轨，贪脏枉法，买田置地，或暗受贿赂，密而不宣，待时而购房建屋，李公无所知。其有操守者，一二人耳。盖知才易，知德难也。余一九三六年至重庆，昔日趋附者已另有所趋。盖有势则亲，无势则疏，自古皆然。

李公为人正直，爱惜人才。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四日，刘

湘派王陵基公审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张大义凛然，怒斥军阀，将敌人之公审一变而为对敌人之公审。次日，《新蜀报》以“张秀熟舌战王灵官”为题，用第一整版作专题报道。地下党动员各界营救，成都大学校长张澜急电刘湘不能杀张；律师熊复田自愿义务为此案辩护。王陵基者，“三·三一”惨案之主犯，嗜杀成性，人称王灵官，彼辈则叫嚣喊杀。一时轩然大波，社会鼎沸。其时，国民党政府颁行《处置异党条例》，规定一切政治犯不由军法审判，一律由法院处理。李公据此说服刘湘，将此案移交法院。全案二十余人，终免于死。张秀老已九十有二，甚称“李公度为人正直，爱惜人才”。

李公主张团结蒙藏各族以固国防。鸦片战争后，列强侵我中华，日寇覬覦我东北，沙俄窃割我蒙疆，英帝吞食我西藏，法佬盗掠我滇桂，国势危如垒卵。公以为欲固国防，必须团结蒙藏各族，而蒙藏政教合一，非谙佛学者难与之交，于是深研佛学，在热河与蒙古王公交，在北京结识班禅、诺那。任法制局参事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陈佑之知其主张团结蒙藏，以固国防，乃以三百六十元之月薪相聘，而法制局局长王根模立将其月俸由三百元升至三百六十元，并慰勉有加，嘱勿他就。回川后力劝刘湘设班禅与诺那驻渝办事处。又赞助太虚法师倡建汉藏教理院，设北碚缙云山。皆在加强汉藏团结，以御英帝。曼殊八句有八，现为重庆佛学会理事，历经沧桑，淡泊自持，内存佛性，为佛学界所敬重，善承父教，不参禅礼佛。

李公行事，多有可称道者，余屡闻六外祖云：“清末，李公虽为清廷命官，而革命党人或为同窗，或系友好，公常

以外交司之护照掩护彼等往来东北各地，遇有路经公主岭者，公均善护之。”又，三十年代初，红军入川，军阀政客惶恐万状。有人劝公加强警卫，但云：“我不要。”盖问心无愧，何畏之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公携廷庄赴南京，探视二兄大荣，时荣为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秘书长。居数月，畅叙手足之情，游历六朝遗迹，纵观钟山形胜，次年三月返渝。一九三三年十月，刘湘战胜刘文辉，登上四川霸主宝座。十月十四日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设总部于成都，纠集二十万爪牙，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刘湘在反共战争中迭遭惨败，损兵折将，财源枯竭，有求于蒋，又虞蒋军入川，召集幕僚以商对策。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派专车迎公赴蓉议事。路经资阳，见先母于西门外三贤祠。十月二日，公之父于重庆奔丧，惊闻噩耗，来回踱步，彻夜不眠，次日乘飞机返渝奔丧。越三日，原配陈氏在北京溘逝。公悲痛逾恒，数日不食，护兵乃电告北京“父病笃”。廷庄借弟妹急回渝，公已仙逝，终年五十有七，时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生后一枕清霜，两袖清风，刘湘拨三千元乃得举丧，又抚其遗属两万，以师长曾子唯主持治丧，子唯以一万二千分致其遗属，余款在陕西街纸巷子购旧房，设李公祠。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毁于火。

先是，李公游真武山，于庙前小憩，观其地背山面水，视野开阔，苍松环抱，指谓左右曰，“此吾葬身处也。”公生前不营墓，死后未树碑，意在北望江水逝如斯，观后浪推前浪乎？抑以色空观之，墓也碑也皆无也，何营之树之乎？一九三六年廷庄迁母柩与父合葬。

唯有山中兰与竹 经春历夏又秋冬

——纪念李润苍副教授逝世三周年

刘章霖忆述 刘勤记录

按：李润苍副教授，资阳丹山区响滩乡人。早年曾就读于资阳精华初中、成都树德高中。在四川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他以研究章太炎卓有成就，享誉海内外。生前他关心我会的文史资料，曾来信说：“存真求实之原则贯彻于书中，令人钦佩，读之甚感亲切。”表示要为我会撰写片断回忆。不幸天不予寿，过早辞世，殊堪痛惜。本篇是内江师专政史系副系主任刘章霖为怀念李教授而作的忆述文章。从中可以管窥润苍副教授的学术造诣，治学方法之一斑以及襟怀坦荡，热诚待人的高尚品德。

• 编者 •

李润苍（1929——1985）四川资阳县人。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四川太平天国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内研究章太炎的知名学者。一九五六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

教，潜心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一九六〇年入川大历史系求学，给我讲授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位教师就是李先生，以后还有王介乎、隗瀛涛两先生。他们的治学、为人，都给我以极大的影响。值此润苍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回首过去我们的友谊，重读一度时期的来信，不禁思绪如潮，悲从中来。这里顺着当年通信思路，写出学术交往的点滴回忆，藉以寄托追念之情。

(一)

一九八六年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吴康零来内江，我当时正在内江市政协参加会议，康零兄也曾是李先生的学生，他在沱江旅馆告诉我：“李老师于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因气胸病突然发作，抢救不及逝世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八五年十一月九日我回川大参加校庆活动，正好李先生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发表的十三篇文章太炎的论文结集为《论章太炎》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我到李先生家，他高兴地把样书赠我一册，嘱我多提意见，写出评论文章。不想分别仅一月，音容笑语，历历在目，赠书还未拜读完，李先生竟以五十六岁离开了人间！

《论章太炎》一书共计收入李先生论文力作十三篇，其中十二篇在全国许多杂志上发表过。汇编前曾送我油印稿和铅印稿征求意见，不耻下问。全书共二十六万三千字，收入七九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重要论文《章太炎是什么派？》，八〇年发表在《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上的《章太炎与四川》，八一年是李先生发表文章的高产年，《论章太炎》一

书收入是年重要论文四篇：《章太炎的经济思想》（《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章太炎的国粹主义》（《近代史研究》八一年第三期），《章太炎与护法运动》（《重庆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原题《章太炎先生在重庆》）。八二年收入该书文章两篇：《章太炎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学术月刊》八二年六期），《章太炎与中日文化交流》（《中日关系史论丛》）。八三年的论文有：《章太炎与〈民报〉的革命宗旨》（《社会科学战线》八三年第二期），《章太炎与〈民报〉被封禁事件》（《历史档案》八三年第四期），八四年研究成果有三篇：《章太炎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史学月刊》八四年第八期），《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错误》（《中国历史论丛》），《章太炎与“联省自治”》一文尚未在报刊上发表，即收入论文集。这本论文集中的许多论文，受到日本和国内知名学者的高度赞誉。汤炳正教授为该书作序，称赞道：“四川大学李润苍、彭静中二同志，治学勤奋，对太炎先生的政治业绩与学术著作，钻研颇深，所撰论文，在资料上有钩沉之功，在观点上多独到之见。……而精审之什，堪称力作。”李先生曾拟撰著《章太炎传》，谁料壮志未酬，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四川大学确认他为历史学副教授。

（二）

一九七九年初，李先生在贵州讲学，返蓉路经内江，他专程来我家，当时我任教于内江市师范校。他给我带来信息：六月四川将成立历史学会，他和李有明先生正筹建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他恳切地鼓励我说：“你年富力强，我们

都有共同的信念，无论如何要为学术的繁荣多做点事，发挥优势，能研究一点就研究一点。”我遵从先生教诲，教学之余作点科研工作。继经李先生介绍，参加了四川省历史学会、太平天国研究会。在师友的指导下，写出了《关于洪秀全的几个问题》，赴成都参加了太平天国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李有明当选为理事长，李润苍当选为副理事长。这次集会，我结识了四川史学界的许多师友。并再次受到李老师的教诲。他针对我所写的论洪秀全的文章，教导说：“关于洪秀全问题，不妨多看一些书，多推敲一下他人之观点。在材料确凿的基础上，提出与他人不同的看法，这是发展学术所必需。对于洪，我掌握的资料不多。不过，我对他的态度是有功充分肯定，有过无情揭露。但要考虑他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农民知识分子，他已做到了他能做到的许多事，不要过分要求了。”李先生送我一篇在南京参加全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时，他撰写的论文《怎样评价太平天国领导人？》此文已编入《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正式出版了。我认真学习此文，理解对历史人物研究的辩证法，受到很大的教益。

四川省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是我省成立较早的一个研究会，成立以来在理事会领导下，举行过三次学术讨论会和两次学术报告会，并与国内其他省、区太平天国研究会进行学术交流，得到他们的赞誉。李润苍先生在学会中出力颇多，他在一九八一年八月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30周年学术会上，送大会的《石达开失败的原因何在？》一文已收入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的《石达开论集》一书。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润苍先生看到我发表在当时四川历

史学会主办的《历史知识》八〇年三期上的《喻培伦小传》一文，马上来信云：“读大作甚喜，总算一个成果。就地取材，对内江地方史多下功夫，容易出成果。望继续努力，有更多佳作问世。”同信中告诉我：“《辛亥革命史》三册定于明年十月前出齐，老隗（即隗瀛涛先生）等主编中册，我亦参加编写。你阅读上、中册，有何意见，请直接与老隗和我联系，均可。”“明年省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大概在十月举行，你可来参加，带点有特点的东西来。你给隗老师的信，他已收到，决定函告你校照顾一点写作时间。你已被批准参加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盼先报论文题目，张力老师与你直接联系。”（张力老师当时任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秘书，隗老师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我得到这一喜讯，立即着手深入研究喻培伦。当时资料缺乏，所以写信请教李先生。他在百忙中用卡片抄寄了《喻培伦传》（章太炎）、《墓表》（杨庶堪）、《喻培伦》（尚明轩）等资料和文章，给我以极大支持，并介绍我收集喻烈士家书。并再次鼓励我：“趁此年富力强之际，扎扎实实搞点东西。”我利用八一年春节，写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烈士——喻培伦》一文，征求了成都、重庆、内江师友的意见，在学校和内江市文化馆的支持下，把此文打印并铅印发表。我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应邀去成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李润苍先生、隗瀛涛先生、张力先生等支持下，我在主持第一组的讨论中，畅谈了喻培伦及其家书中所反映的喻培伦烈士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大会简报报道说：“有的代表提出过去对喻培伦的研究，只着力于他的政治方面，而忽略了他的经济思想，从新近发现的喻培伦家书中有其经济思想的许

多反映，应予以充分重视。”我的文章经李张两先生修改后带回内江，于八月二十四日在内江市纪念辛亥革命暨喻培伦烈士事迹报告会上作了专题报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再经我仔细推敲，写成了《略谈喻培伦的爱国主义》一文，正式发表。喻培伦的研究，从人物介绍到理论研究的成功，凝聚了李润苍先生等师友的心血。

我在内江作学术报告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成都。润苍先生在九月十日来信说：“你在内江的学术活动均令人满意，争取更有所成。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系统研究喻培伦，早日写出喻培伦传。你的论文收入纪念辛亥革命论文集已无问题。另外，如能在糖业方面留意亦佳。一个问题的突破，总须长期用力。”最后说：“要有一个主攻方向，不要太杂而不精。”

一九八三年八月，四川省历史学会召开第二次学术年会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我去成都参加大会，专程回川大看望李先生。这次会见时他在川大荷花池边与我畅谈学术，还谈到评职称中的一些问题。我记得清楚的一句话：“年过五十，近来日感精力不继。”我说：“要劳逸结合，遇事想开些。”为了安慰他，我约八月十一日会议结束后团聚一次。这次团聚时我告诉李先生两个信息，一是史学会推荐我和其他二位同志合写《辛亥革命四川三大将军传》一书，已写出交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二是我已申请调内江师专或省社科院工作。他听后非常高兴，并在我准备好的纸扇上写郑板桥诗一首赠给我：

四时花草最无穷 时到芬芳过便空
唯有山中兰与竹 经春历夏又秋冬

~14~